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十三回 耍西湖喜擲泥菩薩 轉荊州怒打假神仙

詩： 只為當初一念差，東奔西走竟虛花。
時來件件都如意，運退心心只信邪。
千里尋親重見面，一朝思故棄生涯。
方知世事雖前定，到府存款不長家。

說那夏方弄了這一千五百兩銀子，又自己私蓄得二三百兩，總來約有二千之數。帶了孩兒夏虎，竟離了沙村，撇下那兩間茅屋，星夜趕行，來到湖廣荊州府，做個販米客商。到虧了夏虎有見識，有算計，不上一年內，把那二千兩本錢滾進滾出，翻來翻去，算來到趁了五六百兩利錢。夏虎道：「爹爹，真是孩兒有算計，不然，你在婁公子那裡，一年可有這許多錢趁？如今爹爹做三五十兩不著，就在這荊州府中替孩兒娶一房媳婦，明日生得個孫兒，一來好頂立香火，二來好受用家私。」夏方道：「孩兒，我和你總是客身，或者再過一二年多賺得些兒，依舊回到汴京去成家立業，然後婚娶，也不為遲。」夏虎便不回答，含忿在心，背地裡歎道：「噯，有這等事，可見如今父子都是這樣薄情。我想那兩千兩本錢不是我會算計，幾時便消乏了。古人說得好，撐破大家船，播破大家鼓。比如他當初不弄得這一塊本錢，我如今那能夠去賺這些利錢？落得拿些爽蕩一爽蕩，也不枉為人一世。」

原來那銀子都在他掌管。夏方見是自己的孩兒，那裡提防他。終日出去大嫖大賭，飲酒遊蕩，把這些銀子如草一般浪使浪費，著實去了一塊。半年光景，夏方把賬目盤算，指望比前更勝。誰想前去後空，又不輯理生意，反將本錢倒缺了許多，口中雖不說合，心裡疑著夏虎打了偏手，把本錢都藏匿過了。遂喚他問道：「孩兒，前番算賬，本錢共有二千五百兩，怎麼又做了半年，到消去了七八百，卻是甚麼緣故？」夏虎道：「這個連孩兒也不知其中就裡。當初是這樣做生意，如此趁錢；如今也是這樣做生意，又會折本；休怨著孩兒。古人云：『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去雷轟薦福碑。』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難道做生意必得定要趁錢的？」夏方歎口氣道：「我明日和你把賬揭算明白，分二三百兩與你自做生意去。憑我在這裡混過日子吧。」

夏虎見父親吩咐，便不開口。次日就把賬來算守，分了三百兩銀子，即便別了父親，就在荊州地面，買了上好糶米九百擔，將來僱了船隻，裝到杭州湖墅。原來杭州是浙江省下，天下大碼頭去處，那兩京各省客商都來興販，城中聚集各行做生意的。人煙湊集，如蜜蜂筒一般。城池也寬，人家也眾，糧食俱靠四路發來。那些湖廣的米發到這裡，除了一路盤桓食用，也有加四五利錢。夏虎將米發到湖墅，牙人便來迎接，把米樣看了一看，果然粒粒真珠。不想浙江地面時年荒險，米價騰貴，他的糶米又好，比眾不同，不上兩三日，把米船發稅得乾乾淨淨。夏虎通身一算，除起本錢，利錢差不多約有加七八，暗自想道：「我卻賺了這樁銀子，不知爹爹在那裡趁錢折本如何？」這夏虎雖是一時與父親硬氣，終久父子是天性之親，本心發現，時刻想念，坐立不牢。

一日問主人家道：「你這杭州，可有什麼賺錢的生意做得麼？」主人家道：「我杭州做生意的高低不等，那有巨萬本錢的，或做鹽商，或做木客，或開當舖，此是第一等生意，本錢也大，趁錢也穩。其次或販羅緞，或開書坊，或錫箔，或機坊，或香扇舖，或賣衣舖，本錢極少恰要數千金，外行人不識其中訣竅，便要折本。其餘細小生意，只因時年荒歉，人頭奸巧，只可奔奔拽拽扯過日子，並沒有件做得的生意。」夏虎笑道：「既然些少生意沒一件做得，難道沒大本錢的，呷西風過日子？」主人家道：「客官，你卻不知道，我這杭州人其實奸狡，家中沒一粒米下鍋的，偏生挺著胸脯，會得裝模作樣，那裡曉得扯的都是空頭門面。」夏虎道：「這也虧他還扯得門面來，真是好漢！」

主人家道：「客官，我這杭州城裡人分著上中下三等。上等的，千方百計去弄了幾件精緻衣服，幫著宦家公子終日戀酒迷花，便可賺他些兒回來養家活口。」夏虎笑道：「這就是騙馬的手段了。」主人家道：「那中等的，也去弄了幾件好衣服，身邊做了一包藥色骰子，都是大面小面，連了日幾個相識，撞著個酒頭，鉗紅捉綠，著實耍他一塊，大家享分，也好養家活口。」夏虎道：「那下等的，卻怎麼說？」主人家道：「下等的幫不得閒，捉不得酒，也去尋幾件粗布衣服，向人叢中聞香聽氣。見人身邊帶有銀兩，不是剪了綹，定然調了包，神出鬼沒，弄丟兒去，也要養家活口。」

夏虎道：「我正待要出門去走走，可不是險些兒遭人棘手？」主人家道：「這也不妨，只要自己小心謹慎就是。」夏虎道：「我聞得古人云：上說天堂，下說蘇杭。杭州有的是名山勝境。如可遊覽之處，望乞主翁指教一二。」主人家道：「這卻說不盡許多佳景。客官既要游耍，我這裡望南，一直進到武林門首，不必入城，西南城腳下不上三里，便到錢塘門外，向西到了昭慶寺，卻是一座西湖。這西湖莫說是兩京十三省馳名，便是普天之下，那處不曉得杭州有個西湖。其中名山勝境無數，古蹟奇觀甚多。客官若去走一走，也見西湖佳麗，所謂話不虛傳也。我且講與你聽著：

問水亭，柳州亭，放鶴亭，望湖亭，圍繞著東西流水。淨慈寺，高麗寺，虎跑寺，大佛寺，相對著南北高峰。寶叔塔、雷峰塔，兩邊對面；靈鷲山，小孤山，一脈來龍。石屋煙霞，連著九溪十八洞；陸墳岳墳，環來十里六條橋。前前後後，數不來的人名古塚，大大小小，看不盡的郡牧生祠。端的是平沙水月三千頃，畫舫笙歌十二時。杭州雖是多名境，除卻西湖總不如。」

夏虎道：「依主人翁說來，西湖之妙不可勝言。我今來到杭州，若不去遊玩一遊玩，譬如有花不彩空回去了。不如今日乘暇一遊，日後也好向人前去誇談設嘴。」主人家道：「客官，你獨自去游，誠恐人生路不熟，哪裡是麻林，哪裡341是麥地，便是東西南北，也不能辨及。至游耍了半日，饑又饑，渴又渴，未免要到茶坊酒肆沽飲。我這裡杭州最要欺生的，見你獨自一個，聲音各別，莫說是吃了他的酒飯，總然飲了他一杯水，也要平空長價，該用一分，決要二分，該二分，決要四分，那裡與他纏得清？還是我與客官同去何如？」夏虎見說，滿面堆下笑來，將主人家一把扯了便走。

兩人慢慢的踱到武林門，轉到錢塘門外。只見湖光山色，四顧氤氳。古詩為證：

林和靖詩

山外青山樓外樓，西湖歌舞幾時休。

暖風吹得遊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蘇東坡詩

水光瀲灩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也相宜。

夏虎喝采道：「主人家，果然好一座古湖！思想我們做客商的，終日孜孜為利，上南落北，走東過西，經多少風波，歷許多艱險。幾時能夠得到這裡？我看這西湖風景，真天造地設，乃是神仙境界，非人間所有。今日到此，果生平之大幸也！」主人家道：「且喜今日晴明，百花競秀，萬卉爭奇，笙歌盈耳，鼓樂喧天，一路正好游耍哩。」兩人說了又笑，笑了又說，游游衍衍，不覺過了十錦堂、西陵渡，看看到了岳王墳。

只見石碑坊下一張小桌上，擺列著花紅紫綠的無數泥菩薩。夏虎道：「主人家，這敢是賣弄人樣的？」主人家笑道：「客官，輕講些。我這裡人極是狡猾的，見你說了不在行的言語，未免就要輕薄了。我和你講，這是和人擲骰賭錢頑耍的。」夏虎驚問道：「原來這泥菩薩也會賭錢的。」主人家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假如你拿了一文錢遞與他，他便把骰子拿與你，你擲一個么二三四五六，若一連擲得出，便輸一個泥人與你。你若擲不出，那一文錢就輸與他。」夏虎喜歡道：「這個也是有趣的。贏也不多，輸也不大。待我做幾文不著，與他擲一擲，贏得幾個泥人來頑耍頑耍。」便向腰邊兜肚裡摸出一把銅錢，將十文遞與那個賭泥人的，要一連擲他十擲。那人就把骰盆遞來。

這夏虎畢竟是有時運的人，做的事條件件得利，把骰盆接過手來，一連擲了十個順色。嚇得那個賭泥人兒的目瞪口呆，半晌不則聲。夏虎又遞二十文錢與他，拿起骰子，又是十數順色。那人道：「從不曾有這等事，這副骨頭今日作怪得極了。客人，你揀了些去罷。我這本錢原少，再經不起又是幾個順色了。」夏虎卻滿心歡喜，先把剩下銅錢仍舊收藏兜肚裡，然後把那泥人兒逐個個揀選好的，恰是些：

蘇武牧羊，洗馬尉遲，廬州婆打花鼓，孟姜女送寒衣，東方朔偷桃子，張天師吃鬼迷，諸葛亮七擒孟獲，屠岸賈三叱張維，張翼德桃園結義，三司徒月下投機，把一個黃香扇枕，換了那李白騎魚。

夏虎道：「終不然是這樣拿得去。我再與你些錢，把竹籠與我盛了去。」那人點頭道：「我的竹籠，原是自己要用的，你若無傢伙盛去，只得圓便你們。古云：和尚要錢經也賣。你若數出錢來，便把你去。」夏虎見他肯賣，就向兜肚裡取出五十文錢遞與他。那人道：「再添五十文吧。」夏虎只要他心肯，也不與他論量，又把申頭上三十來文一發把他。」那人便把竹籠交付。這夏虎將揀起的泥人兒都放在竹籠裡面，歡天喜地，不想再往別處去，扯了主人家就要轉身。主人家道：「客官，你湖廣到這裡隔了幾千里路程，實非容易。今日到這裡，固是有興而來，必須盡興而返。若不肯再在行游，便到前面酒肆中飲幾杯酒去，回去路上也興頭些兒。」夏虎再三推卻。主人家道：「虛邀了。」兩人便向原路回來。

次日，夏虎掀開竹籠，買幾張油紙，把這些泥人兒愛好包裹，仍舊裝在竹籠裡邊。隨把行李收拾，揀定日子，便要作別起身。主人連忙整酒餞行。因問道：「客官此去，不知幾時就有寶貨來？我這裡尋幾個好主顧等候。」夏虎道：「我此去，路上雖不耽擱，行走恰要一個多月，方到荊州。那裡買得貨成，未免牽延日子，又要僱船裝載起身，一來一往，極少也要四五個月日。」主人家道：「我這裡今年糧食高貴，來的客人都是趁錢。客官，你只速來絕妙。」夏虎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弟汴京人氏，原隨家父回到荊州生理，因與家父有些口過，因此把這買米的名色，出來消遣幾時。如今隔了半年回去，萬一家父回心轉意，不捨我來，就不得到杭州了。」主人家道：「原來客官有令尊在堂，須知『父母在，不遠遊』了。」夏虎便不回答，把酒吃了幾杯，連忙打發行李，作別開船。有詩為證：

骨肉緣何太不仁，因些財帛便生嗔。

雖然兩地尋生計，豈不回心想父親。

朝行暮止，水宿風餐，將近個半月日，方才到得荊州，竟投舊寓。只見大門關鎖，不知父親蹤跡。便向那東鄰西舍，細細訪問父親行藏。忽見一老者道：「你父親三個月前遇著一個神仙，把那些本錢都收拾起帶在身邊，隨他修仙訪道去了。」夏虎只道這老者哄印的說話，那裡肯信，便嘻嘻笑道：「老人家，世間那有活神仙，終不然去訪道，可是要帶本錢走的？」老者道：「你若不信，少不得三五日後，你父親與那神仙回來，便知端的。」

夏虎想一想道：「這個老人家，看他年高有德，決無謬言，難道哄我不成。且到下處去等待幾日，父親回來再作計較。」遂與老者作別，轉身回到舊寓。把鎖扭開，推門進去一看，果然不留一些東西，單剩得一張條桌，一把交椅。暗想道：「我只曉得修仙訪道的要撇下了『利名』二字，方才去得。終不然拿了銀子賬目，去學道學仙的。這決然是個甚麼歹人，他見我爹爹是個異鄉孤客，看相上了那塊銀子，所以設計誑騙他了。且在此等待幾日，看他來時，怎麼樣一個神仙。」

這夏虎等了兩日，並不見來，心中思想道：「敢是爹爹知我回來消息，恐我勸阻，故意不來，也未可知。終不然我千山萬水到得這裡，不得見爹爹一面，又轉身去了不成。天下決無此理！定然要等他來相見一相見，方才放得心下。只是我怎麼把日子悶坐得過？且把前日杭州帶來這些泥人兒，擺列在門首去，賣得幾文錢，好做日逐盤費。」算計停當，就把那一張條桌搬到門首，拿那些泥人兒一一擺列得齊齊整整。一霎時便走攏百十多人，你也來問多少錢一個，我也來問多少錢一個。

夏虎見人問得多，思量決然出脫得去，便說價道：「每一個要一吊錢。」你道一吊錢是多少，卻是一千。眾人道：「怎麼要這許多？可著實減價，十去五六，方可買得。」夏虎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我在杭州帶得此，有四五千里程途，走了兩個月日，用了許多盤費，費了無數心機。遇關津要路，若是盤詰不出，便是龍神佑護，若還盤詰出來，便做了販賣人口，連性命也難保哩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樣利害的，可見不容易到我們這裡。也罷，一吊錢四個。」夏虎道：「列位果然要買，寧使少賺些兒，一吊錢兩個吧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三個決然要的。」夏虎想道：「上得三十文本錢，這等賣去，可有十多千錢，算來利錢有幾百倍了。」便一口應承。眾人見他肯賣，你也一千三個，我也一千三個，一會兒都賣完了。夏虎歡天喜地，把那些錢都收藏進去。

正是：時運好，看了石灰變做寶；時運窮，掘著黃金變做銅。你們且莫誇他會賺錢，那裡是他會賺錢，卻是時也，運也，命也。夏虎把錢收進，回身出來擦那張條桌兒，抬頭一看，恰好兩個道人一色打扮，慢慢行來。他便把桌兒放在門裡，把身子站住門邊。只見那兩個：

戴一頂披兩片的純陽巾，佩一口現七星的鍾離劍。穿一領布衲子，橫條絲縑；執一柄拂塵帚，長拖棕線。一雙草履，思將世路磨平；半粒泥丸，假說人間濟遍。堪嘆的，這一個歹心人，希圖要造金谷園；可笑的，那一個守錢虜，思量要赴瑤池宴。

你道這兩個道人是誰？一個就是夏方，那一個喚做沙亨爾。原是不入我們南方教的，恰是一個回子。向在巴陵居住，後來做出些歹事，擺站來到長沙；又遇皇恩大赦得放出來，便到荊州，弄些脫空活計混過日子。說印的手段，比騙馬的更加十倍，專一做弄的是異鄉孤客。見你身邊有些銀子，便鋪排了那副套頭，把一套黃道話兒哄得人心灰腸冷，慢慢的踹將進去。哄誘得你怎麼彩真修養，怎麼煉丹運氣，怎麼辟穀入道。那心邪的就聽信了。撇下『利名』二字，拋閃妻子六親，把那家私被他騙得精空，然後一去竟無蹤跡，那裡管人死活。因此綽號叫做「走盤珠」。

這夏方也是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被他賺到籬蘆圈裡，聽他花言巧語，便也意亂心迷。只道沙亨爾果然是個仙風道骨的真仙，隨了他便可長生不死，果登仙品，憑他哄騙，把名利的心腸丟在一邊。三個多月，身邊那千兩銀子漸漸去了大半，那裡能夠得一毫神仙影響。這也是夏方的造化，沙亨爾的晦氣，恰好撞著夏虎回來。

夏虎見是父親，連忙迎進大門，唱喏道：「爹爹，怎麼是這樣一個打扮？」夏方道：「孩兒，我想人生在世，役役於名利場中，究竟皆空。況百年瞬息，難免無常，不如修真養性，脫離死苦。你爹爹如今已入仙流，只在這幾時超升仙界哩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既入仙流，必傳得些仙家秘術，何不把長生不老的方兒，傳一個與孩兒？」夏方道：「這也要有三分仙氣，方才傳得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，你要做神仙的，那酒色財氣四字，都不沾染了。如今可把那些本錢交與孩兒吧。」夏方道：「孩兒，我那些本錢，都是這位師父收拾去了。」

夏虎聽了這句話，心中大不快活起來。便轉身對著沙亨爾拱手道：「師父，你既不像韓湘子，又不像呂洞賓，請問還是那一種神仙？」沙亨爾道：「我不是那八仙中流品。」夏虎道：「八仙乃神仙之祖。師父既非八仙流品，敢是野仙了？」沙亨爾道：「你一發說扛了。」夏虎道：「師父，你既是神仙，畢竟不吃人間煙火食。」沙亨爾道：「我是幻跡的，怎麼不食煙火？」夏虎道：「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敢問師父，我弟子前日在杭州轉來，帶有什麼物件？」沙亨爾隨口道：「不過是些泥土。」夏虎見他回是泥土，只道說著那些泥人，卻有幾分可信。向袖中摸出一分錢來道：「師父曉得弟子手中甚麼東西？」沙亨爾原無一毫仙氣，那裡猜得著，又隨口亂說道：「是個空拳。」夏虎見他猜不著，就對父親道：「爹爹，這神仙敢是假鈔了。」沙亨爾見夏虎盤問得緊，恐怕漏泄機關，掉轉屁股便走。

夏虎見他走了，一發道他是假的，連忙上前一把扯住。恰好沙亨爾身上一個兜肚掉將下來，夏虎把腳踏住，卻是幾錠銀子。你看這夏方，還信是真，向前勸解：「孩兒，莫要衝撞了神仙，明日卻不好帶掣你上天哩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，你聽了這騙賊誑言，也說無根話了。你可把這兜肚拾起來，看裡面還有甚麼東西？」夏方拾起一看，卻是起初被他騙去的原封不動兩包銀子，心中也覺有十分疑慮。夏虎就把他身上衣服逐件剝將下來搜檢，只見他雙手臂上，都刺著「掏摸」二字，便對父親道：「你看，好一個神

仙，神仙原來會掏摸的！」夏方這遭想一想，方才曉得是個假神仙，一霎時心頭火迸，便把三個多月的工夫，盡撒在東洋大海，也省不得嗔，戒不得怒，父子兩人把他扭到街心，著實打了一頓。那些紛紛來看的人，卻不曉得其中緣故，都說道：「兩個神仙廝打，到是一件新聞。」各處傳遍。有詩為證：

仙不仙兮術不傳，千金浪費屬徒然。

於今恃有親生子，留得青驄一半錢。

夏方在眾人面前，把從前至後的事情一一告訴。眾人齊聲道：「這人原是個精光棍，混名叫做『走盤珠』，不知斷送了多多少少人，那裡爭得你一個，且饒了他去吧。」夏方道：「饒便饒他，那些煉丹的銀子，都要算還我去。」眾人道：「有多少銀子？」夏方道：「有上千餘兩。」眾人將信將疑，三個多月，那裡煉得這許多。都勸解道：「比如你令郎不來，那些都要被他弄完了，幸喜留得些還好。」夏方道：「論起情上，決不該饒他的。承列位相勸，這人情賣與列位了。」夏虎道：「爹爹，你休要失了主意。這樣人骨格生成的，我這裡便饒了他，倘別處再做出歹事來，乘機陷害，一時那裡伸冤。不如今日要他伏頭伏腳寫一張伏狀，才好饒他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。」沙亨爾見他肯放，莫說一張，便十張也是心悅誠服的。夏虎便取出紙墨筆硯，沙亨爾不敢推辭，提筆便寫道：

立伏辨人沙亨爾，原籍巴陵人，客居荊州府。向做空頭事，綽號「走盤珠」。置身不義，恐沉盜跖之坑；假扮神仙，永謝時遷之業。借鶴髮還童之術，乃為誑騙之良媒；托長生不老之名，竟作飽溫之至計。傾一人於反掌，取千金若吹毛。詎意空言無補，是假難真，不可彌縫，因而敗露。倘非眾位善調和，幾至此身難倖免。如再犯，三尺難逃，並不涉夏家父子。謹辨。

某年月日沙亨爾親筆求釋。

寫畢，讀了一遍，雙手遞與夏方。轉身磕頭，謝了眾人，又磕幾個頭謝了夏方父子，爬起身來，不要性命飛身便跑，不知落向。